



1921—1981

阿Q正传论文选

田泽芝编

郑州大学 科 研 处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好似春燕第一只（代序）

曹靖华

友谊是珍贵的。

文学，这是友谊树上的一朵朴素而坚实的花，是经得起风霜的。

鲁迅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历来又少得很。”

文学，这种“文字之交”，有助于民族间的互相了解、接近、友好，有助于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鲁迅曾经殷切期望过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①

“五四”以后，我们文艺界大量介绍了俄罗斯文学作品，稍后，由俄罗斯古典文学而至于苏联文学。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什么时候，谁的作品，哪一种作品，最初引起苏联文学工作者的注意，介绍到苏联呢？

苏东坡诗云：“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现在，我仍不免来“臆度”了。

鲁迅说：“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②

中国大革命前，苏联的汉学家，几乎也都浸沉在中国旧文化里。尤其是热衷于《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至多也不过介绍一点像《聊斋》之类而已。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却几乎无人过问。

一九二五年春，古老的开封，在狂风呼啸、黄沙蔽天之后，万年冰雪解冻了，一时出现了日丽风和的气象。在这紫燕剪柳，春色宜人时节，一批参加中国革命的苏联同志，万里迢迢地来到了这座古城。其中有一位青年，他的汉文名字叫王希礼（Б.А.васильев）。他不但会汉语，而且喜爱中国文学。

从此，汉语、俄语、中国文学、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这样，萍水相逢，我们相互间不但有了共同的语言，而且有了共同的喜爱。从此，共同劳作之余，我们不愁没有聊天的话题了。

一个春雨初晴的星期天，青空万里，暖风熏人，春意是多么撩人呵！在这花香四溢，春光明媚里，我们信步穿过了潘杨湖③，登上龙亭。巍峨的铁塔，耸立在古城东北隅。北城外，沙丘起伏，浩渺苍茫，碧天黄沙，万里相映。沙天相接处，正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天上来”④的滚滚黄水。壮哉中州！古老中州卷起的革命波涛，也正像奔腾入海的黄河，在劳动人民的血管里奔腾激荡。我们凭栏远眺，全城瓦屋鳞鳞，烟波荡漾。

我正对这壮丽的景色望得出神的时候，王希礼的话声把这沉寂划破了：

“多好呀！同志，你的故乡！我怎样才不虚此来呢！”

这话像云岗丈八石佛，令人摸不着头脑。我只能用俄语中常用来表示催问口气的“嗽”（hy）字，来催他的下文。他继续说：

“我真想更多地作些事情呀。一天作两天、三天的事情，把休息时间也用上。”

我依然闹不清他的用意，只得再追加一个“嗽”字。

“多么激动人心呀，中国的地下火要喷出来了！中国人民多么浑厚、勤劳、勇敢、可爱呀！中国人民一定要得到自由的。”

连他自己也似乎觉得这话绕得太远了。急着想拐到本题上似地说：

“现代中国，反映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学，我们一无所知。可是我们是多么想知道呀！……”

看来，他心里充满了千言万语，泉涌一样，倾吐不及呢。我故作恬淡宁静，等他继续倾吐着：

“我们的翰林⑤长期把我们关在古香古色的‘聊斋’里，那‘斋’呀，连窗口也没有，真闷煞人也。我们要跳出‘聊斋’，吸一点新空气，知道一点新东西。同志，我是外国人，阅读汉语能力有限，因此，对我这洋门外汉说来，首先要选择。你说吧，你们的新文学，首先应该看谁的作品？哪种作品？顶主要的……”

“顶主要的……”我没等他说完，就接着他的话说：“顶主要的你最好先看《阿Q正传》吧。”

“《阿Q正传》？”

“是的，鲁迅的《阿Q正传》。”

“鲁迅？何许人也？”

“这将来慢慢再谈吧。你先把《阿Q正传》看看再说……”

从龙亭回来，我就把手边的一本《呐喊》送给他：

“这里边有《阿Q正传》。”

几天以后，在工作地点的休息室里，一见面，王希礼就用拍案叫绝的神气说：

“了不起！了不起！鲁迅，我看这是同我们的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一样的！这是世界的大作家呀！了不起！”

显然，他捧着《阿Q正传》，正像捧着一团火，把他烧得坐卧难安了。他急着说下去：

“多可惜呵！这样了不起的作家，这样了不起的作品，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决心用休息时间，把它译成俄语，传布到苏联去。不过，书中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这要请你帮忙了。”

他着手翻译了。

《阿Q正传》第一章第二段里，就碰上一大堆传的名目，什么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呵，十八世纪俄罗斯大学者罗蒙诺索夫谈到俄语优点的时候，纵然说过俄语有拉丁语的丰富，可是在这一点上，却不能不感到穷于应付了。而对我来说，更难的却是像绍兴民间赌博之类。什么“天门”啦、“角回”啦等等。

我从来对一切赌博都讨厌。从小在农村时，每逢过年，到处都有各种赌博，可是我连看

都讨厌看。连北方民间赌博尚且一窍不通，更不用说南方的了。这时，我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的狭隘、贫乏了。

《阿Q正传》初稿译完时，为了详实，把所有疑难都列举出来。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内附了王希礼的一页信。信中除请鲁迅解答疑难之外，还请他给俄译本写一篇序、自传，并请他附寄最近照片等等给俄译本用。据《鲁迅日记》所载，这封信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收到的。九日《日记》载：“寄曹靖华信附致王希礼笺”。其内容就是有关这事的。

在风沙呼啸中，鲁迅的复信来了，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急忙打开那信的心情。鲁迅不但详尽地解答了所有疑难，而且关于赌博还绘了一张图，按图说明“天门”等等的位置及如何赌法。这种恳切、认真的严肃态度，实令人感佩。这些第一手的详解材料，恐怕是《阿Q正传》所有外文译本都不曾得到的最详实的材料了。

同月二十九日《日记》载：“夜作《阿Q正传》及《自叙传略》讫”。六月八日《日记》又载：“下午以《阿Q正传序》、《自叙传略》及照片一枚寄曹靖华”。

我们所求于他的，他都照办了。

鲁迅曾留下三篇自传。这是最初的一篇。第二篇写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实际上是在第一篇自传末尾，补充了两句，所以十卷本全集未收入。第三篇未注明写作日期，十卷集出版时，据手稿抄出，附在第一篇自传后边，作为“备考”。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及二十四日《日记》看来，这似为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从三十年代起，确切点说，从左联成立起，在党的领导下，才引起了苏联文艺界的注意。关于中国文坛的重要事件，也偶有报导，作品也偶有被介绍的。但那毕竟像蜻蜓点水一样。甚至在四十年代初，还有同志用“洪流与溪涧”^⑥作比喻。只有解放以后，中国文学才像洪流一样，流传到苏联。而且通过俄译本，转译到东欧兄弟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解放初年，因为那些国家会俄语的人，毕竟比会汉语的人多的原故，莫斯科就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向欧洲流传的唯一的转运点了。

可是，远在这以前，在大革命的前夕，好像第一只春燕似的，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雪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的，却是“阿Q”。

1961年6月5日

散文集：《花》。作家出版社，1962.18

注：

- ① 《鲁迅全集》卷4，页354。
- ② 《鲁迅全集》卷7，页196。
- ③ 开封龙亭前有潘杨二湖，中间有路通市区，另一端直通龙亭。
- ④ 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 ⑤ 当年他们把科学院院士称作“翰林”。
- ⑥ 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同志曾写《中苏文化之交流》一文，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的作品如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伊文即在苏联《文学报》上以《洪流与溪涧》为题，同意这看法。（见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页4及页20）。伊文（Ивин），《儒林外史》译者，汉文名伊法尔，“五四”初期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授。

读《呐喊》

茅盾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新青年》上登载了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这便是鲁迅君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现在编在这《呐喊》里的。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

但是鲁迅君的名字以后再在《新青年》上出现时，便每每令人回忆到《狂人日记》了，至少，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确在这样的心理下，读了鲁迅君的许多“随感录”和以后的创作。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痛快”的感觉。我想当日如果竟有若干国粹派读者把这《狂人日记》反复读至五六遍之多，那我就敢断定他们（国粹派）一定不会默默地看它（《狂人日记》产生，而要把恶骂来欢迎它的生辰了）。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在下列的几句话里：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是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然而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大概总是因为《狂人日记》只是一篇不通的小说，曾未注意，始终没有看见罢了。

至于在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继《狂人日记》而来的，是笑中含泪的短篇讽刺《孔乙己》；于此，我们第一次遇到了鲁迅君爱用的背景——鲁镇和咸亨酒店。这和《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篇，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长篇《阿Q正传》给读者以难于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

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断的图画，便浮现在眼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解减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通弱点来了。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是怎样的叫人短气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曾亲身在“县里”遇到这大事的，一定觉得《阿Q正传》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我们现在看了这里的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者是个悲观主义者，在《自序》内，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因为“说到希望，是不能抹杀的”，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但是他的悲观以后似乎并不消灭，在《头发的故事》里，他又说：

“现在你们这些理论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这不是和《自序》中铁屋之喻是一样悲观而沉痛的话么？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对于“希望”的怀疑：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兰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观，是在《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可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

但是《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是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的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带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

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恐怕也就是《阿Q正传》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了“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而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这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

一九二三年十月《文学周报》九十一期

目 录

好似春燕第一只(代序)	曹靖华 1
读《呐喊》	茅 盾 4
鲁迅谈《阿Q正传》	
一、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1)
二、《阿Q正传》的成因	(2)
三、答《戏》周刊编者信	(6)
四、寄《戏》周刊编者信	(8)
答复《小说月报》读者的通讯	茅 盾 (9)
关于《阿Q正传》	周作人 (10)
谈阿Q	周立波 (12)
阿Q的上演	许广平 (17)
阿Q正传(读书随笔)	冶 秋 (19)
论阿Q正传(节选)	张天翼 (25)
论阿Q	艾 芜 (40)
也谈阿Q	荃 麟 (44)
阿Q论拾遗	端木蕻良 (47)
漫话阿Q	许钦文 (56)
我对《阿Q正传》的分析	欧阳凡海 (59)
《阿Q正传》是怎样的作品	陈 涌 (75)
阿Q新论	许 杰 (78)
论《阿Q正传》	冯雪峰 (84)

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鲁迅并怎样向鲁迅学习(节选)·····	侯外庐(92)
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	乔 峰(95)
阿Q正传·····	冯雪峰(98)
关于《阿Q正传》·····	李希凡(106)
关于阿Q典型性问题·····	徐元庆(115)
论《阿Q正传》·····	张泗洋(120)
论阿Q·····	何其芳(134)
阿Q正传的语言艺术·····	徐中玉(141)
我对《阿Q正传》的看法·····	陈秋帆(149)
阿Q正传·····	冯文炳(155)
论原型在阿Q造型中的作用·····	吴 戈(182)
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	川 岛(188)
论阿Q和他的悲剧·····	王西彦(191)
关于阿Q性格·····	蔡 健(205)
论阿Q的典型性格·····	唐 弢(217)
谈谈阿Q的典型性问题·····	蒋孔阳(229)
关于阿Q典型性格的论争问题·····	王伯英(232)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	茅 盾(242)
关于阿Q这一人物的来源·····	周建人(243)
关于《阿Q正传》·····	钦 文(245)
略谈《阿Q正传》的情节提炼·····	甘 竞(251)
关于《论阿Q》·····	何其芳(256)
《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何林(268)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支克坚(280)

附 录

《阿Q正传》研究资料索引·····	(292)
后 记·····	(306)

鲁迅谈《阿Q正传》

一、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①

一九二五年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liev）②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鲁迅。

〔注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后由作者收入《集外集》中。

② 王希礼，苏联人，（？——1937）。一九二五年河南国民革命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阿Q正传》最初俄译者。

二、《阿Q正传》的成因^①

一九二六年

在《文学周报》^②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文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③。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④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⑤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⑥，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作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⑦了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尚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⑧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

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⑨。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型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去大喊：爸！妈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述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⑩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⑪。法文的登在八月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

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注释〕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北新》周刊第十八期，后由作者收入《华盖集续编》中。
- ② 《文学周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创刊。西谛即郑振铎，他的文章发表于该刊第二五一期（1926年11月21日），题目就叫《“呐喊”》。
- ③ 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长虹曾说鲁迅是“深刻的思想家”，又攻击鲁迅是“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和“世故老人”，并乱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证明“老人”之难免“倒下”，并讥讽鲁迅“当有以善自处了！”
- ④ 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他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妄以主帅自诩”。“别人”，指新月派买办文人陈西滢。他在《致志摩》里，特别指出：“鲁迅，即教育部金事周树人先生。”
- ⑤ 孙伏园，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先后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
- ⑥ 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民歌。
- ⑦ 绥惠略夫是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曾以此人自比，说他初访鲁迅时，使他想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的情形。
- ⑧ 何作霖，当时《晨报》编辑。
- ⑨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 ⑩ 包龙图，即包拯（999—1062），宋朝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
- ⑪ 指敬隐渔译的法文译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译本。

三、答《戏》周刊编者信①（摘录）

一九三四年

.....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地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②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③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④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⑤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⑥，讽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

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象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⑦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

十一月十四日

[注 释]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戏》周刊第十五期。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戏》周刊是《中华日报》（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报纸）的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
- ② 一九三四年，袁牧之改编《阿Q正传》为剧本，在《戏》周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
- ③ 《呐喊》收鲁迅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写的小说十四篇，《阿Q正传》是其中的一篇。鲁镇是《孔乙己》、《明天》《风波》等小说描写的村镇。
- ④ 《闲话扬州》是当时伪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易君左所著的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华书局发行。其中关于扬州人的生活状况的描写，引起当时一部分扬州人的不满，曾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不久，《闲话扬州》即被毁版停售。
- ⑤ 折贴，赔贴。
- ⑥ 果戈理（1809—1852），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是果戈理的一个讽刺喜剧，写于一八三五年，集中描写和讽刺沙皇时代的官场习气和官僚地主的腐朽生活。鲁迅这里引的一句话，是剧中一个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
- ⑦ 浙江绍兴一带方言称谚语为“炼话”。鲁迅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 ⑦ 七斤是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里，也有这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四、寄《戏》周刊编者信^①

一九三四年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Q像，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左，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Q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Q正传》上说：“小D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上

十一月十八日

[注 释]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戏》周刊第十五期。后由作者收入《且介亭杂文》。